

四
書
訓
義

一
函
六
冊

訓書訓義卷三十五

孟子十一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訓義言學而不本之性則不知人之所以爲人而惟其意之所欲爲以自陷於惡乃性亦未易言矣惟知性者反之吾心而確見其固有之實則其所爲性者果吾之性也其不然者則自有性而自忘之乃其非性者爲性若告子是已告子之學大抵以守其無思無爲之冥念不爲物所動者爲宗故謂無善則亦無惡無義則亦無不義可以泊然與天下相遇而吾心自定乃于嗜慾暫息之際得此虛寂之機遂謂人之生也如此而已矣惟是能知能覺可運可動者之靈爲天之所以與我而仁義之道皆儒者增加之於是非得失之後初非吾之所固有焉此其說足以惑天下之不盡其心而妄言道者其弊乃使人任其知覺

運動之靈以無所不可孟子與之游而深惡之故屢致辨焉而彼亦強伸其辨以與孟子爭嗚呼如以知覺運動爲性而謂此外之無有則人何以異於禽獸哉夫性者何也生之理也知覺運動之理也食色之理也此理禽獸之心所無而人所獨有也故與禽獸同其知覺運動而人自有人之理此理以之應事則心安而事成斯之謂義乃告子則謂性中無義而義自外來不知義因事而見而未見之前吾心自有其必中之節聖人特先知之而爲天下顯之使性而無義也則聖人亦人耳義之制何自立義之名何自起乎夫告子旣孤守其冥念而終不知亦弗能譬之使覺故孟子但隨其說而折之而未嘗指其本體以告之則君子待異端之道屢辨屢窮而已足矣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

桮布同切
棬驅昆切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桮柳桮棬屈木所爲若卮匱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

賊杞柳而以爲栝橈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

之言夫

率當作漸
傳寫省識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

禍也

訓義告子曰儒者何以言性善哉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人之初生也有形而已矣形開而神發有可以有知有可以能者而已矣故性者質也猶之杞柳也有其材而初未有用也乃儒者於此而立一事之制曰義則以利於用而成乎器猶之栝橈焉有其器有其用而已非其質也故夫以此可知可能之質而用之以愛則爲仁用之以敬則爲義猶夫杞柳未嘗不可爲栝橈而因使爲焉在栝橈固杞柳之所爲而在杞柳初無栝橈之實栝橈成而杞柳非故仁義立而性亦逐仁義以遷流則何如無事仁義而不喪其性猶無事栝橈而不失其杞柳乎孟子曰子之言吾無暇深辨焉而言之貽禍則不容不正語子而使知懲也子且欲竝仁義而忘之而免於不仁不義乃其說則足以爲不仁不

義之倡而子不知也夫人之情無不樂於順而難於逆以仁義爲盡性之事順也夫人相愛則相安相敬則相宐率以本心之不容已而以保其生於和平大順之道也今且曰以杞柳爲桮棬則當其爲之也順杞柳之生質自然而成桮棬乎而將加以斧斤戕賊杞柳生理而後可以爲桮棬也如必曰杞柳無_不桮之成質必將戕賊杞柳而後能爲之而爲仁爲義者亦將戕賊人之生理而爲之乎子固曰旣彫旣琢而失其太樸不如渾忘者之無傷也乃天下之人聞斯言也則曰仁以戕賊吾欲也義以戕賊吾利也順吾利欲之情而不害吾生也則是率天下以禍仁義者必自此言始矣子亦尙知戒哉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西本
作西

湍波流滢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卽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潁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然當作潁凡下然字皆同

搏擊也躍跳也潁潁也水之過潁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 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訓義告子窮於戕賊之說而復爲之辨曰吾謂以性爲仁義非謂其戕賊也言性無定體可爲仁義亦可爲不仁不義爲之而性隨之以流不如無爲而全其性也以今思之殆猶湍水然虛靈而善動者含之於心無所嚮而亦無所不可嚮也在人之爲之耳或引之於善焉則善或引之於不善焉則不善猶夫榮回無定之水決之東方則東流非必於東而決之則迅流於東決之西方則西流非必於西而決之則疾赴於西及其已決已流而成乎流水失其爲湍水矣若夫人性之本然則惡旣無根善亦無迹誰得而分之曰善不善猶夫水之未決

東西皆無一成之則竝忘方之所名無分也有爲善者因有爲不善者何若善不善之兩忘而保其虛涵之本體乎孟子曰善不善之分昭然其不可昧而子謂性之無分乎卽以水論水亦自有其性矣東西者可以無分者也則隨決而流信無分矣然其決也必順其性以決之故決東而東東方下也決西而西西方下也決者不能逆而水自有辨使從上而決之未有流焉者無分於上下乎以此喻性正可以見性人性之順趨於善也引之而卽通達之而莫禦猶水之就下也是可以知性之本體矣天生人而命以性人秉性而別於物以爲人人則有孩提之愛焉順而達之以爲仁有稍長之敬焉順而達之以爲義有人之耳目則有人之聰明有人之心思則有人之睿智若夫賢賈無擇以爲不善者性所本無均是人則均有是善而無不善之性也其在於水則本以下爲性而無有逆上之理皆天命自然之理實有其然而爲一定之體何榮罔無定之有乎乃若人之有不善則非決之謂矣決者因其有可往之理而流而未暢因順而加以疏濬之功耳至於逆而成之則水亦有然者今夫水就下者性也而有

時乎過賴矣非水之利於逆也有搏而躍之者有時乎在山焉非水之安於升也有激而行之者其若是也豈水有此過賴在山橫怒狂逞之性哉搏之激之強之以勢而一時之力不足以自遂則有然者故人之不善亦有使之者矣教衰於上俗染於下誘之以利脅之以威遂爲其所不爲欲其所不欲性之體微而使之者危乃使耳目之靈侈於淫邪心思之哲驚於機變亦猶夫水本下而有上之時耳水雖過賴在山而消歸之地終必在江湖人雖殘忍驕貪而平旦之氣自有其慙悔則性之一於善而實有其善也可知而子胡弗之思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

白玉之白與曰然

與讀平聲下同然皆當作然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

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有運動其性皆無以異也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 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

精矣

駁寫作紆者條誤

訓義 告子之喻性也屢窮乃直出其所謂性者以告孟子曰吾所謂杞柳者言其體也猶湍水者言其幾也皆自人爲之後而追論之也若性之本然則可一

言盡之矣生之謂性天使之有生則所得於天者生而已人受之以生則所以爲人者生而已未生以前無此理既生以後無其實生而知者非有所學也生而能者非有所勉也爲知爲覺爲運爲動天機之不容已則性亦惟此而已其他皆後起之爲非天然之固有也夫告子此言謂性與生俱而在生之中天以生人而人以自生亦未嘗失也而特其所謂生者在生機而不在生理則固混人禽於無別孟子知其立言之旨而反詰之曰子言生之謂性似矣乃凡立說之道有因此得彼而可更推求者有卽此卽彼而更無餘義者今子云生之謂性將卽生卽性更無可推求之實猶夫人之言白者但見其白卽可謂之白不必深求白之體廣推白之用精密白之實而子意如此乎告子曰白則謂之白矣生則謂之性矣言白者如其白而止言性者如其生而止吾言固然矣於是孟子知其所謂性亦知其所謂生而詰之曰夫卽生卽性猶卽白是白而子之意可知已子所謂白之謂白者當不復于白有辨今夫白有白羽焉白也有白雪焉白也有白玉焉白也分言之則羽也雪也玉也各有其體亦各有其用而

概言之則均謂之白均謂之白則更無所擇於物類之不齊羽猶雪矣雪猶玉矣而凡有生者卽有性凡有性者皆同乎生而子之意如此與告子曰何爲其不然哉白均則不可謂有異白生均則不可謂有異性從其實而言之何同異之有哉孟子乃心知其混人物爲一致而不知二氣五行降衷於人之妙獨鍾於人以參天地而爲三才之精理乃直揭其妄而詰之曰凡白皆白而凡生皆性天之所賦惟此知覺運動之生機而別無健順五常在人之實理然則犬亦生也牛亦生也而犬牛無異性牛亦生也人亦生也而人牛無異性與蠢蠢芸芸浮動於兩閒而聽天機之自動未嘗無知而所知非有真知未嘗無能而所能非有成能則子之所謂性者犬之性爾牛之性爾固非人之性而子言豈若是乎而告子不答其不答者蓋其本旨欲同人道於犬牛則無善無惡而不嬰乎利害然言及於犬牛無異則又不敢以爲信然於此可見羞惡之心不容昧而彼特不能自體以充之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說色者卽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田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讀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與讀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說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說者也故謂之外也

愛當作恻說弋雪切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當作嗜

省譌義俱不可通

言長之嗜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

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出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作釋

辯者譌卒宜作姊以避忌而譌之也

謂告子之言性以無善無不善爲宗既曰無善無不善則一切皆無而並無

性矣既以人爲無性於是取人生之形發欲開者以爲性不知此欲之開乃天

地生化之機人也牛也犬也所共焉者而人爲五行之秀二氣之靈獨有人之

性者彼未之省察而不知爾故及其辭之已窮而遂直白其妄以逞無忌之辭

曰今夫人何者而謂之性哉必有萬慮未開而先知之先能之不學焉不慮焉

之爲性審矣則甘食說色是也人之所同也卽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生

者也若夫仁義則慮焉而始知學焉而始能人不能皆仁皆義而立教者增於

有生之後非性之本然明矣乃就仁義而言之則又有異仁主於愛則此甘食說色之性充其甘之說之之情而相依不捨相念不捨自內而生者也非猶因外之可愛而生乎愛也若夫義主於敬矣往往與甘食說色之性而相違強所不甘不說之情揣事度物抑吾之本心以徇人之好惡則自外而立者也非內實有必敬之理而不可易者也然則率人之性者必不捨己之本心而從物而節制乃儒者曰義亦性中之義不亦誣乎使夫人皆美其食安其居去虛文而老死不相往來人之性順而天下不已乎夫告子之言至於甘食說色爲性率天下爲犬牛則其鄙陋不待辨而義外之說易以惑人故孟子詰之曰仁義同體而互相爲用因吾性之固有而感物遂通一也子何獨謂仁爲內而外義乎以仁爲異乎義而在內則子並不知仁以義爲異於仁而在外則子之不知義爲已久矣而子試明言之告子曰義惡得而非外哉儒者之言曰義主於敬敬莫先於敬長夫長少則何常之有特積年而數之而長之名以立故彼長矣因以其長而爲制肩隨之禮修侍立之文其實反之於吾心謂幼屈於長可也

謂長當屈於幼亦未嘗不安也豈寤寐果有不能忘之誠敬乎長者名也由名而立義亦猶物之白者彼之色白矣因而或名之曰白遂相率而謂之曰白反之於吾心初無一定之色可白可不白特從白於外耳夫爲之名者增加之於心外者也而得不謂之外與孟子曰甚哉子之不思也夫白者名也以名名實而爲後起之文或謂之外可耳而義豈其然白者一言白而已足故白馬在前而名之曰白白人在前而亦名之曰白謂之白而以其名稱其實無餘事無餘心矣不識子所謂彼長而我長之者但一謂之長而已乎若一謂之長而已足則馬之齒長而謂之曰長馬人之年長而謂之曰長人而所以待此長者遂無餘事無餘心而更與長馬無別乎且子曰彼長而我長之則既有長者矣有長之者矣長者彼也外也長之者我也非外也吾本有不敢不敬之心本於天性而敬由是行焉義由是立焉豈長者當前而謂之義乎抑必吾之長之而後義乎如我之長之而後謂之爲義則惡得而謂之外也告子曰非此之謂也莫之教而自喻率吾心而不容已則內也名立而始有實因物生義而不原於心

之不可解則外也以仁言之吾弟則愛之未嘗計其爲同生之親而自不能忘
若秦人之弟亦可謂之弟而爲長者所宜矜育而愛之情白不足愛之事因以
不施此不待立一弟與非弟之名以使人之必專有所愛而愛自專從乎吾心
固有所安必愛而後嫌者也故謂之內以義言之長楚人之長問其年而爲
之序於是而知彼果長也因長之而敬焉吾之長亦數其年而序之亦以彼果
長也而待之以長之之敬誼不必相親情不必相讓特以先王制其名儒者嚴
其教而拘拘然抑吾之情以不得自安則謂之外也不亦宜乎孟子曰夫義非
無擇者也仁之擇在親疏義之擇在長幼不相混乃以合用而心各得以安也
若但言長而卽不得不以長爲外則豈徒義哉卽以子甘食之性言之炙人之
所嗜者也莫之教而自嗜者也乃使秦人爲之炙而吾嗜之吾自爲炙而亦嗜
之但爲炙而卽不容己於嗜無所擇也夫物則亦有說吾口體而嗜卽因之以
起者矣炙固在外而嗜之者吾甘食之情如子之言則因其爲炙而嗜之而非
我果有甘之之心與吾有敬長之心遇長而必發子特強制其心而使之忘耳

而豈我之實哉蓋告子之意欲使天下之人忘名忘分啍啍然相愛於食色之中則是非泯而順逆之理皆所不設謂可以相安於大同之世而不知人性之有義所以異於犬牛之慈子貪食而奔色乃以立人道而參天地蓋一出於上天生人使異於禽獸之定理君子特順之以立教而非有所強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私當作人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

果在外非由內也

上長謹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

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